



詩軒一家言

二編

13
7
2止



門仁3
號7
卷2



靜軒居士著

一家言讀論孟

克己熟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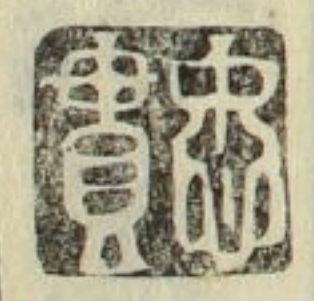
叙
古聖賢所為異者則有之要
以遇時之異也。是臥雖前聖
之法不保無後之弊矣。夫夏
政尚忠。忠之弊野。殷尚
野。野之弊。野之政。

敬敬之弊思周矯之以禮禮
之弊薄其弊矣是臥後我視
三代損益之而弊遂不免而
後賢所言亦弊矣嗚夫理學
之弊馳於高遠古學之弊陷

於踈蹠乃後之學者不可不
取舍焉也且晚近考掘學之
行後生徒趨穿鑿學之弊莫
甚焉可勝嘆哉靜軒先生家
屛藏曾不仕讀春自適

先_レ所_レ著_ス家言一集其論善_ク矯_テ
前_レ儒之弊_ヲ而取_レ舍焉_ス讀者莫_シ
弗_レ感_ニ伐_ニ子曰君子居其室_ニ出_ス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_ニ應_ニ之_ニ予
於_ニ先生亦_ニ去_ニ今二集_ニ成_ニ其_ニ意_ニ

蓋_ニ在_ニ矯_ニ考_ニ握_ニ之_ニ弊_ニ家言者_ニ謙
辭_ニ其_ニ宜_ニ公言_ニ顯_ニ稱_ニ者_ニ則_ニ識_ニ者
自_レ知_ニ焉_ニ天保丁酉冬_ニ華_ニ頂_ニ殿
侍_ニ臣_ニ璣_ニ邊_ニ忠_ニ貫_ニ撰_ニ
蘇堂_ニ講_ニ口_ニ容_ニ濟_ニ書_ニ



凡

夫不務堂藝以寧靜書
 書其題此文章其
 自共其天利曰西今筆其
 其其其言其其其其其
 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27

人間之樂在讀書中不其
 然乎苟樂之忘貧忘賤遺
 名遺利心不馳乎外有焉
 今者坐靜軒讀語孟間筆
 所思為家言遂附梓亦自

樂耳此為第二集

靜軒居士識



敬所邨田和書



竹茂平刺

靜軒一家言卷之二

松前淺利鶴鳴臯

寺門良士溫氏著 門人

校

上毛青木先思孝

讀論語

學

學也者人間之第一義後愚作知化允作聖此由是
焉可不勉乎夫四十而不惑何以至乎此自學焉六
十而耳順何以至乎此自學焉雖聖人蓋亦由是而

造焉則我凡其可不學也哉鈞是人學則罔學則不固不學民斯爲下故曰學而不厭故曰不知丘好學也學之之極雖性命雖天道或窮焉或盡焉編者置諸開卷第一思不偶然也

學而悅者書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是也朋來而樂者所謂敦學半是也不知而不愠亦出於學遜志古人言學說命始有而夫子之言祖焉
曾子曰以友輔仁是所以樂於其自遠方來乃可不與之交而信乎可不與之久而敬乎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不可不擇而審焉也故曰無友不如己者疏

食水飲樂在其中是以舍之則藏人不知何愠之有知之与不知皆不可不樂焉

富貴亦天也須樂矣故曰好禮何驕之有貧賤亦命也宜樂矣故曰忘憂何悶之有事父母而樂有之事君而樂有之兄弟也妻子也可樂之道並在其際友義之樂纔居其一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問之道博知樂之所在而樂之耳

道千乘之國

聖人之語上下通徹五者上可以道天下下可以道家千乘之國蓋舉其中耳故者一身之主萬事之宰

信者可以信於兄弟可以信於妻子節用者一家之政終身之備愛則自親始之而以時之使亦可以施之於僮僕

奢靡為風日進一日古今一轍世之通患力節用也矣哉儉約節用為國之要不可不守也世弗解大義弗辨道理婦寺莫甚之暴殄天物最有焉不可不猛令之節也既已傷財雖有愛人之心奈之何哉內庭則人君之家也矣人君之身也矣不可不尤節也外庭則禮儀之所在不得儉者有然為後之人君者多反焉顧氏曰後之人君以為此吾家事而為之大臣

者亦以為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何國之能理也

不重則不威

世有自重而取威者然不學之威孰畏之學則其重自有而其威自有而又不固蔽也又不固陋也其心亦從堅固不學之威人其服乎

溫良恭儉讓

後生纔知學以此自高以此駕人不屑禮法蔑視王公倨傲簡慢恬莫所觀感於聖人威儀問哀夫溫良者天資自非久之之化或難焉恭儉者屬事謂之難

可乎

北辰

為政以德何以譬之乎此夫北辰者北極然極者中爾亦致中和之意星則有光亦明明德之謂居者止於至善之義象星猶民德之明譬喻所在不止我居此而彼共之後章有耻且格亦民德新之義

子張學于祿

學而于祿是張意所在子因言云云如是然祿自有又何求之為世有罔之而生者况行如是何患無俸天爵既脩其保天祿必矣然張意只驟乎人祿子乃

言天祿以鎮之而其究天人一祿不可見為一為予貪窶無斗祿然者累數口免餓於乙未甲申二凶歲可知天祿隨分自在堪涉一生如予無行猶然矣况乎有行者

程子云若顏閔則無此問愚謂非問之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子游曰難共並為仁哉此問決非其人可想矣

媚於寵

按窶者中饋之所存暗譬南子也王孫賈治軍旅其職在外而身無內權非自比也為近臣亦非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且當時衛朝有人比魯為多仲叔圉
治賓客祝它治宗廟又有如矢之史魚又有卷懷之
伯玉而靈公任焉所以雖無道不喪但南子則所謂
哲婦掌知伯玉於車轂豈受諸子之轄專秉內權而
行淫亂其拒夫子也可知矣是王氏所以發此問思
子見南子蓋亦諸子周旋所為出於不得已而南子
見之亦非其所欲也見猶出於不得已如之何媚之
不可媚者畏天也故曰予所否者天絕之

告朔之餼羊

告朔之餼羊世間似者多而偏主儉約者欲一槩去

是大非須就事辨察焉且也今儒者亦似者之一雖
有不似者寡似者固無益於國尚不本之亦愛其道
也

管仲之器小哉

後之大夫為有才者莫不為小管仲而為有知者莫
不為小文仲財用之運土木之營一時貴上百年剝
下人莫知其為小器而我亦無自知大才大知居之
不疑不學之過也庶幾使其人勿為小管於其器而
為小管於其仁

樂其可知也

三月不知肉味雅頌各得其所以不審於此而能若是乎然子本非其官而且大師即摯則非言之誨之也蓋摯爲樂之有序子稱之曰如此如此語之於弟子以蒞之也滄浪之歌夫子知悔此亦拳之以示處事亦宜然爾若夫有作之而翕焉不可不使之放從純和也既純矣不可不使之倫理瞭明也既瞭矣不可不使之繹繹不廢也事皆然矣不獨樂已

視觀察

一家宰非其人天下病爲一國相非其人國民病爲一長官不肖屬胥吏患之一里正不肖衆小戶患之

是所以不可不知人便不可不以視觀察爲方也且人用此觀我亦爲能度豈可不慎獨焉乎

一以貫之

苟學孰不鮮理爲一雖我亦知其然但其精察切當隨物應事取之左右逢其原所以一以貫之處此是爲難乃忠恕則所以貫之之法故曰忠恕而已前儒蓋錯解

以其子妻之

以子嫁人何教所在爲子審之也爲子者爲已審之也爲已者爲祖先審之也可不審焉乎見其富不觀

其人令子誤一生而辱及先世而悔且自怨者世多有之可不戒乎

性与天道

性与天道不可思議也聖人而知焉學者未至其域焉能遽解是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性如果善果惡是難言焉定混善惡定無善惡曷難聞焉四時行万物成吾何言也精微之理存乎言外欲學者自得以故子所雅言只是詩書執禮

天人一道故曰誠者天道也誠之者人道也要人事原在性內而天理從焉天外無道性外無事然論其

極則猶不可思議也

季文子三思

君子有九思學而不思則罔人之於思十之亦可百之亦可但文子則不可矣以其偏乎思也且人孰得無偏學問之道須從偏克

愚

善獨之道涉世之方莫愚若焉卷而懷之即愚有若無即愚此亦人之所不及

乘桴浮海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於世亦然曷擇大小曷擇

東西既已知道不行曷必漢土但父母之邦遲遲者
則有之漢人在外為夷一方之私言無人倫即夷不
在國之大小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安知夫子意所
在非我邦或曰如然梓非可航海曰聞無覆沒之患
莫如梓其不言舟豈以此乎然航大洋非鳩巨材難
造然子本貧窶鯉歿無棟可知其難辨曰賜赤之富
門有其人且或託之乎一國侯何苦難辨曰去國入
海諸侯孰應其託弟子孰捐其資故曰從我者由與
其然矣故曰無所取材
子欲居九夷章与此一意十室之邑有忠信為君子

指其土之君子欲與之居而與之共行之也拱默山
林鳥獸同群果哉未難矣

雍也可使南面

蓋為雍惜之也仲弓在聖門與顏閔同科然顏子陋
巷而樂不顧季氏之富閔子亦言善為我辭可惜雍
獨屈之夫學而優則仕仕可求也人倫之義如何廢
之但疾無義乃其所惜者以仕季氏也以簡重南面
之資為權門北面之臣殊可惜也然而彼未悟聖意
所不在曰居敬而行簡其言則善矣因姑為然居敬行
簡臨民之樞處身之紐不得不謂之然

按後章犁牛之喻益亦為之疾之人有斯德何問其世學也祿在其中我欲不用人其舍諸士固有可仕之義而世不無可事之君斯人而仕斯家此角可惜矣因思不言神祇而言山川蓋有旨焉山川者諸侯所祀惜哉其不為臣于國

孟子及不伐

當殿而殿奚揜其功思當時其人先奔之及豈代之之欵不則奚揜之為功可揜也不可揜也不可揜而揜焉非道也矣吾伊子曰若使之及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道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或云

反言毀之

齊一變

因循不可為者李世之弊勢不得不爾也則自非力一變其弊遂卒不可為也然其矯之非其人也不能而且雖其人猶非任之之專也亦不可能

飢

飢不飢亦李世之弊侯不為侯士不為士商不商儒不儒粟得而食焉幸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世人或疑聖人奇偉殊有

異焉葉公之問意益在乎此是子路所以難答而夫子之言則欲使之知無異也庶幾有悟焉傳記云葉公好龍繪之彫之後遇真龍至即暈絕蘓氏謂真龍譬夫子其說絕妙亦可以考葉疾爲人

不知老之將至

苟志于學才不才亦自刻苦予不才然志學之初勉爲自勵亦不讓人當時讀此語草草看過未甚爲意也今則初老螢雪之下氣易耗體易倦覺昔日精神稍減而頃偶讀此恍然有悟慘然有感內自羞焉今而如是後來可知亦爲草木之朽已因知聖人之言

須一驗諸躬而悟然而吾不能皆然如不才何哉如老何哉庶後生知易老

老戒之在於得其陷乎得全由知老如不知老之將至焉有是乎士之折節墜志多在晚暮顧亦知老之不然可不戒乎哉老當益壯善乎言

子路請禱

君父遘厲虐疾爲之臣子者其祈天情當然矣其禱神理當然矣有古人之者周公是也但自以爲功乃禱之是而請之則非子蓋難答故唯言有諸非實其理有無也然子路不解微諸古言子乃言禱久仍

非拒其禱也拒其請爾禱不禱在彼而不在我也如
初拒其禱應始而退之何令彼費喙然拒之以傷弟
子之至情乎思不為矣

吾知免夫

傳云臨陣無勇非孝也為人臣者苟且偷生可乎曷
必保全以全歸為免處士之孝以曾子一生不仕也
且雖處士乎變之所在何必然矣故曰有殺身成仁
曰舍生而取義者也經云立身行道孝之終也不傷
身體者纔是孝之始將立身行道何必拘拘乎全寧
虧身勿虧行學者不可不最主全行也

言此茲之以世知才者少也如斯十五人便是上才

正是真才周公之才之美是已管仲亦不為無才然
非上才也非真才也司馬氏論智伯曰才勝德也愚
謂勝德之才即非上才真才出德何容勝負

有婦人

以婦克數初甚疑焉今而得其所以然矣嗟夫女才
尤難得者乃此亦最是主婦人自古帝王之興皆有
外戚之助夏以塗山殷以有娥釐降之文閔睡之咏
垂于書存于詩則舉邑姜內治之美亦以垂之於後

家之治淵於此道之行原於此婦固不可不尤數焉也

逝者如是夫

流水之逝不舍晝夜人如悟此義而履此言必當自強不息也則其好德亦當如好色也則何止乎一簣必當取覆簣之進其既已進語之而不惜也必矣逝水之義晝夜之意及門之弟子孰不解之然其果不怠者顏氏之子而已諸子雖知猶未能行是以夫子殊惜其死曰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進即一簣之進不止者不止之於一簣也乃苗而不秀此亦數簣之止

爾水之不舍覆簣之進焉知來者不如今是所以後生可畏然而四五十尚無聞道為不死之賊已爾又何畏之有嗟可不強乎哉

權

唐棣之華偏而反雖反乎原是一萼權由經出焉動雖反乎究是一道權之所存應物從事臨時照分不可一定也是所以未可與權是所以一以貫之難經者常而體權者變而用唐虞之讓夏氏之繼宜讓讓之宜繼繼之皆權也而成天下之大經成湯於桀周武於紂亦可放而放可伐而伐權也變也有反經

矣而由經出焉乃二者相須為天下之大道道者中也經兩時中者變也即權春云秋云天道之常春往秋來天道之變常即經變即權常而權在其中堯舜者春湯武者秋所遇之時然矣秋而殺之為春而生之湯武用秋殺於桀紂亦為為天下生民之春也愚謂鄉黨接前篇就聖人舉動之變示權之無所不在今舉其一二焉餘可從知鄉黨之恂朝廷之便享禮則容色私覲則愉愉寢也有寢衣齊也有明衣腥而薦之生而畜之皆是也且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學者可不察焉哉

鳥止于丘隅常也而山梁者人所往來之處雉而在此豈不失常欤變也矣然有時乎不得止乃色舉翔集于梁時哉々々時而然非常也即權爾君子喻於義子於焉乎又獲此義然子路不解殺之以供豈忍食乎雉肉常食之物然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有時不食亦變也權爾時哉々々不可不時中也矣

短右袂

一部論語不近人情者二曰短右袂曰書諸紳

伯牛有疾

自牖執其手包注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也愚謂

或惡疾聖師賢弟情義之厚顧不若是矣朱注云子不敢當於君視病之禮毛氏駁云此漢世故事古禮無有辨之詳矣因按伯牛者德行中之一人子乃問疾之情之急至使執之未暇入其室也須如此看不必穿鑿曰凶之命也夫此亦亡我之慟天云命云為世惜之為道嘆之斯人而有此疾知不可移之命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夫子一生以季氏為憂深矣大矣則子路冉求仕之本非其所欲也既仕庶幾匡救之然而彼不能然更使子羔為之宰亦使為具臣耳甚可惜哉故曰賊夫

人之子也子路不省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乃其言則善矣社稷之義民人之務便是學問以獨讀書為學固非孔門之學也然使之仕季氏猶賊夫人之子爾故弟言疾夫侯者季氏之不可仕蓋不可顯言也子羔後與子路共遇亂于衛可去然去不為子路不得死然由是觀之民人之務初豈為未學耶因思漆彫開亦魯人夫子使之仕蓋勸之觀其意而彼言未能信其不信云蓋不能信季氏之心也故子悅之

之三子告

曰可忍之孰不可忍之曰美取於三家之堂豈不居

其邦非其大夫乎然不顧焉者恐有變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陳恒弑簡公今則隣國有之例尤之懼迫矣於是乎又沐又浴之公之三子曰不可不告也曰不可不告也懼不急致予故曰夫子一生以季氏為憂且夫君臣綱絕豈止今日之急天下万世之憂有焉不得不反覆丁寧之矣

冉求嘗言可使足民反為季氏附益子曰誅之可也又曰為不如林放乎欲使季氏聞之也思為長府益亦季氏收斂所在故曰何必改作閔語亦冷因思定公所謂國用不足益亦為附益哉之而有若之言激

之以亦欲季氏之聞曰我二不足又嘆其附益無飽之剝也曰如之何徹又復嘆力之不能令也

子適衛

思當時衛國之民棄本趨末都城繁劇奢靡歲漸虛偽月生外充內虛國無儲蓄民多貧困故曰庶哉曰富之曰教之爾時如一變其政三年有成也必矣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惜哉靈公問陣

司馬牛憂

按司馬牛自念我不能蒸之德以使兄弟不至干女姦有若無爾焉得不憂且懼特言此嘆之而子夏乃

言死生有命安知其不可移死生猶可移况兄弟之間何患其難化若夫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而况天倫要在化之道如何而已何徒患乎無之朱子云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蓋謬矣

死生有命故可移也經曰天命無常又曰迓續乃命于天富貴在天故可易也經曰自天佑之傳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朱子言命稟於有生之始非今所能移是一偏之見命或可移也或不可移也執一偏論則不悉焉矣或難予曰子先論命言死生有命

之命是在乎有生之初而定者也則與朱子所謂非今所能移無異然今却言死生有命故可移也豈無矛盾歟予應之曰先所言則別論之也今所言則總論之也故曰定原自動亦由定出論有總別之異耳

如其仁

微之太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愚因疑召忽之死亦仁也爾非匹夫溝瀆之死也然曷無聖人一言及其仁疑之久矣今者偶讀何氏十三經問答曰召忽之死得為仁管仲雖不死而

匡天下民受其賜仲之仁亦如忽之仁也其字指召
忽愚拊案曰召忽瞑目矣舊注訓誰如其仁畢竟牽
強世人讀慣不置意耳

天生德於我

天生德於我豈獨聖人人人皆有但聖人而存焉莫
適而不為天理所以無如予何人人皆有以德自處
夫子豈有意焉耶人皆自掩焉莫適而不為私欲所
以無如彼何

女子與小人難養

女子小人氣象相肖好諛言而惡觸忌諱喜贈賄而

樂說妖祥照小節暗大義利私親害公道軋權抗華
瀆神佞佛氣模莫弗比局量莫弗類孟子罵衍儀小
人為妾婦亦以其似也要斯二人者二而一唯有男
女之異焉耳難養難御天下莫難焉况假之權况受
之制法度漸墜綱維稍弛易曰利牝馬之貞御之之
法不可少緩轡也夫不得不陰陽並立然聖人繫辭
抑陰助陽良有以也夫

澹臺滅明

非公事不至可謂有守也後人薦士弟選其至者世
所以無復滅明可勝嘆哉

八士

四乳生八子，而其人皆賢。是周初化育之所，在當時王國多士之證。陳今無之。

原壤闕童

欲速成之童，可知幼而不孫。弟嗟夫原壤，則本闕童童子，則終原壤，不可無教矣。

三年之喪

或曰：三年之喪不行也。久然望之於後人，何其迂可謂弗通人情矣。予應之曰：是使聖人所以尤通人情，尤解時勢後之人情如此。然聖人如予之世，孰復行

之斷然不與，亦吉朔之餼羊愛其禮也。後來間有其人，因其不與，然後人不能終喪。夫子豈不知之。聖人通情，万世一貫。世所為迂者，是其所不為。迂老聃云：下士聞道大笑之，是也。

或又曰：三年之喪，士大夫而可，能為三年廢業，庶民而能乎。曰：禮不下庶人，居倚庐，居堊室，祥而練，禫而祭，豈悉青之乎。庶人細民行之，雖古蓋與心喪無異。為入則服之，出則除之，食肉飲酒，不敢為耳。且嘗思古者所謂井田同鄉，疾病扶持，人之遇喪，豈隣里相扶使之終之乎。詩云：鄰有喪，匍匐救之。

三年者聖人為之中制也漢而短之者不及也唐而長之者過也並失為况其無實加十年之長亦虛行已與虛喪之長寧實服之短能行三年之喪其人之罕蓋自古然矣夫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蓋在唐虞之際而已至夏殷其人蓋既少矣不則何以高宗為口實獨表高宗可知不為高宗者多

禮曰至親以期絕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宰我之問所

據是也蓋其心欲從時世裁之非妄意欲以期絕然猶或人之見不通人情也且小戴記所謂二十五而畢之說蓋亦依禮之再期然至唐王元感始欲增之為三十六月輒近毛氏吳氏等更論之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曰人子之事父母以實不以名據喪服自期至總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如漢文帝作短喪之備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凶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愚謂實數之說不為無理然未知果然宜姑依禮之

再期或云二十七月而除然必又歷九月始得衣
錦食肉燕樂嫁娶復仕於朝此父母之喪必滿三十
六月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

平讀孟子

利國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是便利國之道如不得已
而太乏兵也食也信則竟弗可本也矣而民之有信
自非行仁義何以得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
曰利仁義行而利自存焉也然猶衣食足有教故子
曰富之曰教之是以所謂九年之畜備而食足焉孝

弟之教行而兵足焉孝弟之兵足矣何畏秦楚之甲
九年之食足矣何移河東之粟惠王處凶徒盡心真
而所謂足食者蓋如漢常平是也其制之備何用移
之不脩其本而勞於末臨時賑給民不被澤者有之
王亦豈不知無畜之飢猶至餓之者平昔用度之費
不知檢之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內庭奢侈之夥官
吏冗食之多遊手蠹國奇伎蕩心貨物之權急於上
而米穀之權制於下一遇凶荒欲不罪歲得乎食足
而國富教足而兵強王徒好戰亦以不教民戰耳敗
於齊辱於楚固其所也欲以此富國欲以此強兵惡

乎得焉徒勞利之心而不省利之道嗚呼仁義
行而利自存焉何必曰利後之有國者不可不省焉
王氏曰利有二有貨賤之利有安吉之利然孟子徑
答以貨利之利此失對也愚謂以此駁之不識時也
不識人也惠王問吉利豈其人哉

牛之穀餼

不忍牛之穀餼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斯心加諸彼
足以保四海然無其政所謂徒善民不浴澤者有其
政即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則王道而已然而法
出先王不保無後之弊不忍人之政宜不拘々於其

迹斟酌之可潤澤之可

滕小國也問齊楚

究竟難脫如何可處置事有為人方是時須斷然執
義不苟且之滕之間於齊楚是也而照之乎義則或
守或遷不出於二者間平生所學主在於此然自世
俗觀之不謂無謀也少矣嗚呼

或云孟子每言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
滕亦不五十里欬然至此其技窮見其本色不似平
生大言如叔氏求來世之報可謂窮也愚謂書曰惟
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應人事常理爾矣不於其人必

報其後是天命所以為天命是以先王古賢唯命之
顧詩云自求多福我雖無意乎求之彼必來報是吉
凶消息自然之數伏羲畫卦示之文王係辭發之孔
子乃言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應報者天地之數人間
之命何獨為佛說稷契邁功乎上湯武取報於下豈
不昭々欤此方源氏古有功勞干世而子孫受餘慶
昭々之報驗更在今日儒者何後報為佛理且孟所
謂文王以百里者明於在德之何如而不在國之大
小焉耳

浩然之氣

一陰一陽生々不已元氣運行化成万物人物之生
原來一氣以為形質以為心性而心性則其凝結之
精乃精者屬內為知覺慶者屬外為動作合內外兼
形性莫弗為氣矣是所以不謂浩然之心而謂之氣
浩者流也以命我體所充一陰一陽生々不已元氣
運行之妙也乃養之浩然即身天伴故曰塞干天地
之間養之則運饒之則滯氣滯矣便不肖於天地焉
是以孟子外不動心者以養之以運之乎內也聖賢
所以為聖賢不肖所以為不肖於焉乎判夫子所謂
逝者如是夫亦是也然偏以此為一大義則鮮矣不

陷於禪學不可不照顧

氣塞于天地者中庸所謂致中和也不慊於心則餒者大學所謂自欺也養氣之論益源于此

助法

夏貢殷助周徹其實皆是什一反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可知雖聖人之制後之弊至此豈但稅法凡事皆然須酌其意不局其迹且按數歲之中以為常此方所謂定而是爾今因地有此法然未嘗見民之盼々當時貢法之善亦可以證則後世良法之弊又可以察

巨擘

孟論陳仲子曰人莫大焉凶親戚君臣上下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劍而後充其操者也又曰於齊國之士必為巨擘愚謂如為巨擘喻第一流孟言無乃矛盾與以予言之紙龜諫太平陸知罪巨擘別有因思指無知之物乃巨指則纔無知中差大者劍比之猶有知以此比之亦出人中差大者耳本非謂齊國中第一等人物也

陽貨

不為臣不見經也迫斯可見權也陪臣執國命假禮

饋之此亦迫也不得不往拜權也執爾予嘗謂語所謂時其亾者蓋記者誤思夫不往則已其可拜矣胡為時其亡弄此機巧益非聖人所為也孟本受其誤從言陽貨矚孔子之亡孔子亦矚其亡弗考之過耳曾子曰犯而不校彼以此來我以此報賢者所不為况聖人何者劬尤

舜不告而娶

愚謂舜不告而娶堯不告而妻之此亦齊東人語其必命而其必告美置疑焉孟亦不云乎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

瞽瞍底豫若夫以順為心安不告以逆其意或不告頑也罵也亦安為不知而過之必責不告之罪推為順之心舜則不敢矣乃謂其不告固非而謂堯亦告則不得妻之亦復非也堯以君命告以大倫喻雖頑罵哉焉能拒天子之命人倫之義益不得謝且舜有弟之在又焉以無後之故為有責之逆也予故曰亦齊東人語孟何不辨宜辨亦好辨之過耳

堯以天下與舜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云々應之以天理則理美抑亦好辨之弊可與而與可受而受堯

言與之顧何害且其言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以此應之何害之有韓氏言孟子以為聖
人不苟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辭韓氏可謂先獲我心者

堯崩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此亦東
語果如此說舜之所為歸潔其身已不在於民也堯
令舜受終于文祖豈不固其位歟天下不可一日無
君也可受而受既受矣又何避之為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是以成王之崩康王直行即

位之禮禮畢反喪服袂其斬衰而服袞冕蓋禮之大
權善乎朱氏言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
已私服也思舜亦袞冕反喪服者三載舜既為天子
矣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固其所為何為二天
子

按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者喪畢之正月朝廟也即
位之禮蓋既行諸殯前与太甲祫見厥祖同以不可
一日無君也禫之与繼豈有別禮如其有異係史筆
詳畧耳既殯即位蓋古今不易之法然孫蘇二氏等
不察論康王冕服見群臣為非禮何其陋也清人毛

氏駁之言周公定大禮原在成王即位之年則以當
代行新制禮其于繼世禪受大事必倍加縝察云々
百王不易之法而宋人忽唱邪說愚謂祇見厥祖侯
甸羣后咸在蓋太甲亦冕服見之要周公潤色古禮
者則有之

伊尹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如然有義則顧矣然反
言我何以湯之聘弊為哉豈初以為非義而後以為
義也如然尹亦惑矣孟言形容太過亦好辨之弊且

其論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如
然猶何三辭聖人之聘不獨以割烹也耳

凱風

晁說之曰小序云是七子之母於先君無妻道於
七子無母道適莫大焉孟子之安故不妄則序詩非
也愚則謂凱風者未必為不怨自責者亦怨也亦慕
也怨慕者孝子之道過之大小何必問之夫子論詩
曰可以怨是也

以為為肉
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以善謔言以善哭言以倡

優以女人髡嘲亦惡孟乃言以為為衛是所謂飲食
之人則人賤之之意惡穀至必反孟亦有焉
君子所為衆人不識古今一樣不但此二人已衆與
衆之間亦然長上之所為下民不識有之貧人所為
富人不識有之為陋之見人間互有不可不察

自齊葬魯

自齊葬魯前儒多疑其不終喪因生改葬之說又附
拜禭之說一種疑案後儒欠斷予亦服念久矣一日
者蓄疑頗解笑曰夫傳食諸侯亦一落魄生耳遊事
携母其於鄒無家也必矣傳記所謂孟母三遷亦可

證矣乃其反齊終喪何據疑焉勸人三年之喪然已
得不行之乎哉况軻以道自任設令其心安亦當勉
就乃知趙朱二注不容疑以莫疑故爾後之紛々亦
為鑿耳

待來年

其來久矣而欲革之不得不以漸者有之月減一雞
未必為過竟革之俟來年亦可不可一槩論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人之無後或不孝非其大都也何也非人力所得也
孔子於後一伯魚而夭幸有一孫子思而已可謂不

絕若縷矣然未聞其屑於無後也於孟則子孫有無不詳然亦未聞其屑也後車數十從者數百或毀其泰言不及妾媵則知無後之不孝非大義則知有為而言之然而後之登徒子畜不下之妾每藉口焉

色禮

禮之於人重矣本非色食可比非輕重可論雖飢而死哉不可不以禮雖不得妻哉不可不親迎以予觀之孟言亦不揣其本耳

舜之居深山

舜之居深山中其異於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後之儒者讀書奚翅聞幾于善言奚翅見幾于善行雖不及聖人其若決者可不少有也無之則亦不曾讀也徒局文字終是此等人哀夫按此章本證前章良知舜若沛然以本有此良知爾不學則已人固有此知而讀此卷而不免此等人可勝嘆哉予亦此等中一人噫

五百歲

或問孟子以五百歲為聖人出世之期然孔子之後無孔子何予應之曰叙傳刑正万世不易之道建焉

矣故曰賢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乃孔子則未曾死也是所以亦無有乎爾雖孟子亦不知也

或又問漢土生孔子印度生釈伽然自古在昔此方未嘗有聖人何曰因邦俗然夫有桀紂而天生湯武有亂賊而天生孔子於印土亦然彼俗並惡天乃為之生之如我邦俗則善矣美矣無害於無聖人是我所以愈彼又何病無且夫聖人之教則人間之道曷限地域自天視之同一世界已陋矣國學者流不知所以然妄言湯武賊爾非聖人也弗思之甚可笑之

甚借令湯武不聖於彼則不得不言聖况其聖乎

靜軒一家言卷之二終

靜軒一家言卷之二終

了

